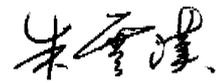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紀評論

港台選舉與兩岸三地政治

台灣選民的歷史抉擇



台灣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對於島內政局，以及中國大陸國家發展目標的優先順序，都勢必帶來深遠影響。當各方政治勢力都將台灣這場選舉的重要性抬到了極致，選戰就無可避免地演變成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民主競爭的基本規範與倫理必然遭到踐踏，理性的政策討論空間也必然受到嚴重壓縮，公民社會的自主也必然受到侵蝕。

許多政治觀察家均認為，台灣即將在3月20日舉行的總統大選，對於島內政局發展、兩岸關係走向，或是東亞戰略格局的變化，都勢必帶來深遠影響。這場選舉的結果，將對台灣島內延宕多年的文化認同衝突、國家定位分歧、憲政體制改革藍圖爭議，以及兩岸經貿正常化等議題上的對立，劃下一個階段性的句點。選戰結果也足以牽動中國大陸國家發展目標的優先順序，以及左右北京與華府的全盤戰略合作與競爭關係。這樣的觀察，並非全無根據。但是一個正常的民主體制是很難承受這樣的萬鈞之重。當各方政治勢力都將這場選舉的重要性抬到了極致，選戰就無可避免地演變成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民主競爭的基本規範與倫理必然遭到踐踏，理性的政策討論空間也必然受到嚴重壓縮，公民社會的自主也必然受到泛政治化的侵蝕。這對台灣這樣一個新興民主體制而言，是一場非常嚴酷的考驗，既考驗台灣民眾對於民主體制正當性的信念是否牢固，也考驗民主競爭機制是否仍能發揮凝聚與整合社會意志的功能。

就島內政治生態而言，這場選舉等於是四年前將陳水扁推上總統寶座那場選戰的延長賽。2000年的選舉雖然帶來台灣民主化以後的第一次正式政權輪替，並導致國民黨長期支配地位的崩解，但並未能幫助台灣的政局理出一個明確方向。過去四年來陳水扁一直無法擺脫少數總統的困局，始終未能開闢出一條明確的新中間路線。由國民黨與親民黨（泛藍陣營）主控的國會與民進黨主控的行政部門，為了爭奪政策主導權，不斷發生碰撞。藍綠兩大陣營幾乎在所有的重要政策議題上都僵持不下。藍綠陣營都寄望能經由這次選舉真正一決勝負，選舉結果將可確立究竟哪一方真正代表主流民意，究竟哪一方應該享有對於國家大政方針的主控權。

在常態民主體制下，一場總統大選本來只應該決定未來一段時間的執政地位與政策路線，在四年任期屆滿後又是一場全新的政黨競賽，任何一場選舉都不應該被當成一場生死關頭的決戰，政權來回輪替本屬民主政治的常態，沒有永遠的贏家，也沒有永遠的輸家。但是，很不幸的是，在台灣特殊的國家建構歷史脈絡下，極度不健康的政黨競爭生態裏，以及過去十二年兩岸間所積累的衝突能量已接近臨界點的情況下，這場選舉的意義的確非比尋常。島內外各種政治力量都傾向於將這場選舉視為台灣政治發展以及兩岸關係的歷史分水嶺，島內有些政治人物更將這場選戰看成生死攸關的「最後一役」。

台灣島內執着於獨立建國運動的人士，把這場選戰看成攸關着台灣本土路線存續的歷史轉關頭。他們一直擔心時間未必站在台灣這邊，隨着中國經濟崛起，實現台灣正式獨立的契機將稍縱即逝，台灣必須積極把握當前的歷史機遇。因此，如果泛綠陣營無法守住2000年選戰獲得的執政戰果，不但李登輝所倡議的2008年台灣獨立時間表無由實現，台灣建國運動辛苦積累的政治能量也將面臨嚴重的消退。他們擔心李登輝主政期開始推動的本土路線，可能在泛藍上台後出現逆轉。他們更擔心，一旦泛藍執政，必將在短期間內開啟兩岸三通這道閘門，兩岸的經濟整合趨勢將無可逆轉，台灣無形中將被吸入中國的經濟勢力範圍。同時，一旦這道經濟防線失守，也等於是在政治上與文化上門戶洞開，台灣將無法防堵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力量滲入島內，「去中國化」的文化政策將功虧一簣，台灣民族主義成長所需要的政治土壤將受到嚴重破壞。所以這是一場攸關台灣獨立前景的「聖戰」。

對於泛藍陣營的堅定支持者而言，這場選戰是一場中華民國保衛戰，也是中華民國憲法的保衛戰。李登輝所推動的「台灣正名運動」，以及陳水扁所揭示的2006年「公投制憲」時間表，都意謂着他們所珍惜的國家體制與憲政體制正面臨嚴峻的存續挑戰。他們擔心，泛綠陣營的政治路線如果首度獲得過半數民意的支持，台獨理念將勢如破竹，躍升為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而他們主張的「憲法一中」架構，以及「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兩岸關係定位論述，將在台灣的輿論市場中迅速邊緣化。他們也擔心，民進黨政府上台後積極推動的「去中國化」政策，在陳水扁連任後將變本加厲。他們更擔心，陳水扁的「公投制憲」時間表會將兩岸關係帶向軍事攤牌的險境。所以這場選舉，既關係着中華民國的存續，也關係着兩岸的和與戰。

從現實的政治利益出發，藍綠陣營的領導層都有「絕不能輸」的沉重心理壓力。泛綠擔心，如果讓泛藍奪回執政寶座，國民黨將有機會重整旗鼓，就像日本的自民黨一樣，可以很快恢復其支配性政黨的優勢地位，因為泛藍在駕馭國家機器與建構社會多數支持上本來就駕輕就熟。泛綠陣營的領導層更擔心，兩岸經貿正常化後所釋放的巨大經濟機會，將讓國民黨有機會重新將大企業與地方派系的經濟利益與追求兩岸和解的大陸政策緊密聯繫起來。當這些潛在的經濟利益被調動起來後，過去民進黨長期經營的政治路線的成長空間將受到壓制，民進黨將無法擺脫其長期在野的歷史宿命。

台灣島內執着於獨立建國運動的人士，把這場選戰看成攸關着台灣本土路線存續的歷史轉關頭。對於泛藍陣營的堅定支持者而言，這場選戰是一場中華民國保衛戰。他們擔心，陳水扁的「公投制憲」時間表會將兩岸關係帶向軍事攤牌的險境。這場選舉，既關係着中華民國的存續，也關係着兩岸的和與戰。

泛藍領導層對於自己的政治前景也懷抱極深的憂慮。他們擔心泛藍絕對經不起再次的挫敗，如果無法在這次選舉奪回政權，泛藍陣營將難避免樹倒猢猻散之局。尤其是國民黨必然會再度面臨分裂危機，「台灣國民黨」與「中國國民黨」之爭將正式浮現台面，以中南部為政治基地的部分國民黨本土派成員，如果爭奪國民黨領導權不成，就可能選擇靠攏李登輝的「台聯」，或選擇與聲勢大漲的民進黨合作。一旦泛藍無法掌控立法院的多數，國民黨的大多數黨產將無法躲過查封的命運，國民黨的黨機器將無以為繼。最令泛藍領導層擔憂的是，如果民進黨繼續執政，民進黨當可順利全面掌控軍隊與情治系統、公務人員體系、司法與檢調系統、國營事業、學校與警察。同時，民進黨還可以利用行政資源，在威脅利誘之下，逐步收編地方派系，瓦解國民黨在地方基層的政治基礎。同時，民進黨政府在收編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上，將更加得心應手，立場傾向泛藍的媒體將難以為繼。換言之，民進黨將可佔據所有維持執政地位的戰略制高點，國民黨即使有像馬英九這樣的超人氣政治明星，也難以抗衡泛綠在天時與地利上的絕對優勢。

這場選舉的結果將對於中國大陸的「和平統一」基本方針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若陳水扁連任，也就意謂着「和平統一」前景的破滅，將迫使北京領導人思考是否必須全盤修訂對台政策的基本方針。若泛藍當選，北京領導人將有機會十年來第一次不是與一個信仰台獨理念的台灣當局交手。

北京領導人在台灣大選揭曉的前夕，也難掩其內心的焦慮。因為這場選舉的結果將對於中國大陸的「和平統一」基本方針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和平統一」的基本前提是：台灣多數民眾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排斥統一。如果多數台灣民眾透過選票，讓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與「公投制憲」主張取得無庸置疑的正當性，這也就意謂着「和平統一」前景的破滅。陳水扁連任所彰顯的台灣多數民意趨向，將迫使他們思考是否必須全盤修訂對台政策的基本方針。這也意謂着，北京領導人將被迫重新考量國家目標的優先順序，縱使中共領導人仍想全力維護有利於改革開放的穩定外部環境，海峽形勢的發展卻使得這個基本發展戰略的可行性面臨嚴酷考驗。

雖然泛藍陣營領導人在選戰過程中的部分言論，也曾讓北京領導人心驚膽跳，不過北京當局仍然期盼泛藍陣營勝出，因為泛藍當選至少可以讓北京當局化解燃眉之急。泛綠落敗意謂着台灣多數民眾不支持陳水扁的「公投制憲」時間表，北京在短期內不必費力拆解台獨的引信，甚至可以將兩岸關係從軍事攤牌邊緣拉回對話與協商的軌道。泛藍當選至少意謂着「三通」在短期內實現的可能性大為增高，而且北京領導人將有機會十年來第一次不是面對一個信仰台獨理念的台灣當局，第一次與一個走務實路線的台灣當局交手。北京理解泛藍堅決反對「一國兩制」，但也相信其無意推動台灣獨立建國路線，可以讓北京對「和平統一」仍抱一線希望，甚至有機會從連續十年「反台獨鬥爭」的夢魘中蘇醒過來。

華府的決策者也意識到，這次選舉對於美國所極力維護的兩岸不統不獨之局構成一次嚴峻的挑戰。過去美國對於台灣領導人所推動漸進式台獨政策，基本上採取默許的態度，只要台北在分寸上有所拿捏，只要台灣當局的步伐在進退行止之間可以跟美國的政治與外交操作充分配合，美國並不覺得有攔阻漸進式台獨的必要，甚至認為漸進式台獨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為漸進式台獨可以有效平衡台灣在經濟上過度向大陸傾斜所可能帶來的政治副作用。所以華府

從來不願公開指責，台灣的政治人物有可能為了選舉的需要而蓄意挑釁北京。當陳水扁在選戰初期首度拋出「WHO公投」議題時，美國一方面在檯面下表達關切，一方面試圖將其定位為「選舉語言」，來沖淡其政治意涵；等到陳水扁突然拋出「公投制憲」與制憲時間表時，美國已經無法以「選舉語言」視之，乃被迫啟動危機管理機制，並強力要求台北重申「四不一沒有」；等到泛藍在「公投法」表決上棄守底線，以及陳水扁宣布三二〇舉行「防禦性公投」，甚至提議就「一邊一國」進行公投時，白宮才察覺事態嚴重，因為在短短幾個月內，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台北已經連續衝破美國三道警戒線。為了亡羊補牢，布什 (George W. Bush) 乃親自披掛上陣介入台海的危機管理，並向台灣當局傳達最直接了當的警示語言。這時，連布什團隊裏原先主張圍堵中國的鷹派也開始對民進黨政府不諒解，因為他們發現漸進式台獨路線並不是一個他們可以運用自如的戰略棋子，這枚過河卒子向前衝的慣性會打亂美國的戰略布局。

華府的決策者這次終於體認到，如果任由台灣的政治人物透過民主程序汲取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政治能量，如果繼續默許台灣的政治領導人物不斷以挑逗北京作為贏得選票的廉價手段，不但美國對於台灣安全承諾的戰略風險將大大增加，而且總有一天美國可能意外地被台灣拖下水。武力攤牌對於中共領導人而言固然是難以想像的最後手段，但對於美國而言又何嘗不是。美國從來沒有跟一個擁有核武的國家正面爆發過軍事衝突；美國雖然在先進武器上仍擁有絕對優勢，但解放軍對於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基地與第七艦隊的威脅能力也與日俱增；同時，由於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體系內的地位日益重要，西方國家對於中共進行經濟制裁，固然會重創大陸經濟，但全球供應鏈也會出現嚴重失序，世界經濟必然陷入長期衰退。所以布什政府不能允許台灣的政治人物為了選戰的需要，而將美國士兵的生命、東亞和平，以及全球經濟作為政治賭注。

當選舉的政治張力繃到如此之緊，台灣多數選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因為政治人物已經將這場選戰設定成為一場世紀的豪賭，賭注包括國家定位、兩岸和戰、憲法存續、下一代的文化認同、藍綠的政治氣數，以及政治人物的身家性命。可憐的台灣選民，他們完全無法從這場政治豪賭中脫身，只能硬著頭皮選邊押注。他們大多數也沒有心理準備要在此時此刻來同時面對這許多高難度議題，來同時面對這一系列無可逆轉的抉擇。多數選民真正最關心的是：台灣何時能擺脫朝野惡鬥的政治亂象，重新找回台灣社會失落已久的自信心與方向感；他們最期盼的是政治人物能停止操弄撕裂性與歧視性的政治圖騰，務實面對當前所面臨的各項嚴肅的生存與發展挑戰。

事實上，無論3月20日哪一個陣營勝出，台灣的下一任領導人都將面對一連串棘手的民主治理難題。台灣內部在國家認同上的分裂仍將是一道無解難題。自從80年代後期台灣的國家結構出現正當性危機之後，台灣的民主體制就一直無法擺脫社會難以整合的困境，因為身份認同與政治社群想像上的分歧一直是台灣內部最具破壞性、撕裂性的矛盾，這個尖銳的矛盾阻斷社會共識、消耗內部精力、誘發政治惡鬥。90年代李登輝雖然全力打造「台灣主體意識」，並沒有

華府的決策者體認到，如果繼續默許台灣的政治領導人物不斷以挑逗北京作為贏得選票的手段，總有一天美國可能被拖下水。武力攤牌對於中共固然是難以想像的最後手段，但對於美國而言又何嘗不是。布什政府不能允許台灣的政治人物為了選戰的需要，而將美國士兵的生命、東亞和平，以及全球經濟作為政治賭注。

能真正消弭這個深層矛盾；同時，90年代後期的國族建構運動，不但帶有相當的掘苗助長成分，也並不能提出一個有國際現實基礎的國家結構改造藍圖，所以其根基並不牢固。在兩岸競爭形勢開始明顯逆轉之後，台灣民眾在政治社群想像上的分歧，又開始逐漸擴大。在台灣島上，有愈來愈多的人不但不排斥漸進式的經濟、文化與政治統合，而且認為兩岸統合是必然趨勢，也是保障台灣享有長期的安全、和平、自主與繁榮的合理安排。但也有為數可觀的群體，堅持獨立建國的理想，急欲擺脫對於「中國」的經濟依賴與文化聯繫，準備與「中國」進行長期的政治抗衡與軍備競賽；為了維護台灣能保有最終走向完全獨立的機會，他們願意付出高昂的經濟與軍事代價。在政治人物的推波助瀾下，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未來願景形成島內水火不容的兩條政治路線，也形成兩邊追隨群眾間相互的猜疑與敵視。其結果是，每選舉一次，心理裂痕就擴大一次，更增加選後社會整合與政治協商的困難。

在台灣島上，有愈來愈多的人認為兩岸統合是必然趨勢，也是保障台灣享有長期和平與繁榮的合理安排。但也有為數可觀的群體，堅持獨立建國的理想，急欲擺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與文化聯繫。3月的總統大選以及年底的立法院選舉，將決定台灣是否能快速走出藍綠陣營對峙的僵局，以及凝聚出一個足以為台灣的航向穩定掌舵的多數聯盟。

下一任的台灣領導人也會發現，過去四年正當台灣身陷政治內耗之際，外部環境的變化腳步卻不斷加快。在兩岸同時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台灣的多數產業均面臨門戶洞開下的生存挑戰，中國大陸的經濟競爭壓力更如排山倒海般而來。同時，在東亞的新秩序裏，台灣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邊緣化危機。「東協加三」的區域合作架構已經制度化，一個以東亞為主體的自由貿易區以及貨幣聯盟的合作框架也正在積極醞釀之中，東亞地區經濟的重心正逐漸從日本移向中國大陸。同時，北京在建構東亞區域合作體制上的主導能力與日俱增，如果台灣遲遲無法與中國大陸在政治定位問題上取得共識，將注定被排除在新興的東亞區域整合機制之外。同時，過去四年之間，當台灣內部還在為「九二共識」與「三通」議題爭論不休之際，跨國企業已經失去對台灣的興趣，紛紛過門不入；中國大陸的高科技產業更是急起直追，並對台灣的資金與人才產生強大的磁吸作用。五十萬社會菁英的出走，令台灣高科技產業與服務業的轉型與升級充滿變數，並讓台灣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陷阱的機率明顯增加。同時，在經濟成長力道大幅減弱、結構性失業居高不下，以及在企業要求減稅的壓力下，政府稅基早已遭遇嚴重侵蝕，台灣正面臨空前的財政危機。未來的領導人無可避免必須做出痛苦的政策選擇，財政窘境已經無法讓政府同時因應兩岸軍備競賽、社會福利支出、金融體系整頓的新增預算需求，以及為維持生活環境品質與國際競爭力所必需的科技、教育、環保、交通與通訊基礎建設投資。

這意謂着，台灣的民主體制正遭逢空前嚴峻的治理能量考驗。3月的總統大選以及年底的立法院選舉，是兩個重要的關卡，選舉結果將決定台灣是否能快速走出藍綠陣營對峙的僵局，是否能促成一個主流政策路線的形成，以及凝聚出一個足以為台灣的航向穩定掌舵的多數聯盟。

朱雲漢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